

追忆舅舅

□ 王志敏

得到舅舅去世的消息,十分哀痛与悲伤。舅舅辛苦一生,操劳一生,勤俭一生。舅舅刚刚八十,按现在的寿命,还不算老,匆匆而去,让人惋惜,不由自主和舅舅相处的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舅舅名叫田锡梓,魁梧的身材,黝黑的面庞,磨难和坚毅仿佛刻在脸上,有读不完的内容。舅舅是有五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从年轻时就一直担任孝义市下堡镇角盘村的村干部,处事公道,为人正直,聪明睿智,吃苦耐劳,既能不折不扣地完成上级的各项任务,又能处处为村民着想,还事事身先士卒,舍己为人,在村里威信很高,在县里也是小有名气。舅舅虽和母亲是叔伯姐弟,但我们始终觉得很亲,一来母亲没亲兄弟,就这么一个叔伯弟弟;二来母亲从小看着舅舅长大,互相关照,不分彼此。

舅舅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一生坎坷。很小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嫁给了继父到本村,虽说继父待他不薄,但毕竟兵荒马乱,家境艰难,生活困顿。舅舅从小就懂事,自觉担起了养家的重担,所以练就了各种生产生活的技能和本领。在我的记忆中,舅舅无所不能,不论多难做的事,到了舅舅手里都不在话下。六七十年代,舅舅每年都要来我家小住两天,只要舅舅进门,我们家修旧利废的家务活都属舅舅了,修自行车、修理家具、抖烟筒、打煤糕一类的活都由舅舅承包。我感觉舅舅就是那个大能人,多累多难的活都能坦然应对。那时舅舅才20多岁,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母亲呢也是十分尽心,到舅舅回家的时候,总要大包小包收拾上一堆,让舅舅带回去,母亲知道舅舅家生活困难,再加农村物品匮乏,总想多接济舅舅。

舅舅每次来了,总爱给母亲讲一些村里的人和事,村里有什么变化,工作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这是母亲最爱听的,我虽然事情原委不太清楚,但从谈话中还是能感到舅舅的领导智慧和管理能力,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要领导一个大队,不容易啊!可舅舅不仅领导得井井有条,还很有成就,为村



如今,我自己已做了母亲,为人母的忙碌而幸福,让我对因生我而难产去世的母亲,也渐渐淡然起来,我已渐渐接受没有母亲的事实,不再编织关于母亲的梦。

今天孩子脆生生地和我说:“妈妈,母亲节快乐,我要给你准备一个礼物,你也记得给奶奶准备礼物哦”。我的思路瞬间被引入婆婆这里,记得结婚的时候,老公说:“猫,嫁给我以后,我就把妈妈分你一半,从此你就有妈妈了”。当时我对老公有一个特别疼爱自己的母亲羡慕不已,自然希望他妈妈也是我的妈妈,能像疼爱他一样疼爱我,我在心里认定,今后婆婆就是妈,我要好好孝顺她,也希望她能疼爱我。

结婚以后,我和老公在异地工作,只有节假日回家,每次回家,婆婆都会提前一天收拾好我们的房间,把被褥晾晒好铺得整整齐齐,干净的拖鞋摆在门口,等我们一进门,就端出我们爱吃的饭菜,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让我恍然觉得真的有了母亲,自己是一个被母亲娇惯的孩子。

后来怀上女儿,我的妊娠反应是情绪低落,无缘无故泪流满面,老公百般宠爱开解,都无法安抚我的情绪。一次老公打电话和婆婆说起,婆婆就请假过来照顾我。我肚子不舒服的时候,她会坐在身边,一边温柔地帮我搓揉肚子,一边和我聊天解闷。闲了还会在网上学各种辫子怎么绑,给我绑丸子辫、公主辫,想方设法做我喜欢吃的东西,帮我缓解低落的情绪,在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下,我顺利度过了那段低落而无法自我排遣的日子,也在我心里确立了一个概念“婆婆就是

里赢得了很多荣誉。慢慢地我才体会到,这些赞誉中的不易。记得一次来太原舅舅要回家的时候,发高烧了,母亲劝他多住两天,等退烧了再走,可舅舅不干,因为村里还有很多事要做,耽搁不得。就这样舅舅发着高烧,坐了五个小时火车,又步行四十多里地回到了家中,后来他告诉母亲,回去他就虚脱了,几天起不了床,可没误事。舅舅就是这么拼命。那时我们都觉得有这样的亲戚是我们的骄傲,所以,每次填表的时候,在社会关系这一栏里,总要第一个把舅舅填上,有一个当大队干部的亲戚是何等有面啊!

母亲离开家乡时,舅舅结婚了,后几年陆续生下了四个儿女,舅舅来太原的次数明显减少了,偶尔来住几天,也都是带着任务,有时是给孩子看病,有时是给村里办事,这时的舅舅少了些往日的英气,增加的是岁月的磨砺和生活的重担。舅舅和母亲的谈话内容也增加了家里的各种大事小情,儿女的教育、工作、健康、盖房、婚事都是他操碎了心的事。

记得八十年代初,有一天很晚了,舅舅来到家里,说第二天要到北京出差,母亲问及为何这么赶,舅舅说,想到北京去买一台制砖机。他告诉母亲。近来,许多村都办起了乡镇企业,村民致富很快,但咱村还没有,想起自己小时候曾学过制砖,还算个手艺,村里有的是黄土,原料不缺,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县里到处都在搞建设,砖制品供不应求,因此就想在村里办个砖厂,为村民找个致富之路。这次舅舅来去匆匆,只是路过了一下太原,买好设备就回去了。后来听说砖厂成立后,舅舅义务培训村民,很多人都有了技术,收入大大增加。再后来,砖厂越办越红火,每年还能为大家户户分红。

几年后,村里又开起了煤矿,这时舅舅已年过花甲,卸任了村干部,但仍在煤矿协助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们都劝舅舅别太累了,可舅舅说,干活干惯了,休息下来难受,况且矿上需要我,不能添砖加块瓦,也算为村里做点贡献。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舅舅妈得了脑梗,需要照顾,舅舅负担更重了,村里家里的事两头忙,但舅舅从没喊过累,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直到舅舅去世。

舅舅一生不离本土,又是多年的村干部,再加上舅舅聪明热心,便成了村里的活字典,只要是经历过的事都心中有数。县里要编村志了,来采访舅舅;本村在外的后人回来,想了解家史要来舅舅家;甚至涉及到婚事大事都来找舅舅打听,他们都知道,舅舅热心公正且记忆力极好。经常听舅舅提起,谁家批的宅基地界限模糊,谁家的祖居分割不均,村里

的坟地主人不清等等,都是舅舅出马搞清楚的,解决了村里很多纠纷,也避免了许多潜在的矛盾。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调到杭州工作,见舅舅的机会少了。直到2007年母亲去世,我们才又见面,这时舅舅已不像当年,头发白了,皱纹多了,精力有点不济了,但还在尽力地为村里做点事。

2018年,我退休后,得闲了,才再次见到舅舅,他虽已是76岁高龄,但精神头很足,听说我要回来看他,非常开心,自己上树打了一袋家里的核桃,一定要我带上,还告诉我,他还能打理自家的地,还能照顾老伴,经常还会给儿子照着家理,让我不要忘记。感觉舅舅心还没老,依旧有当年那个精明强干的壮汉的精气神。

2019年夏,我再次去看望舅舅,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舅舅。那时他大病初愈,感觉他是真的老了,腿脚不灵了,说话也少了中气,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差点见不着了,心脏不好,刚刚出院,现在啥也干不了了。但还坚持要带我们到村里走走。他带着我们,一路走,一路讲,这里是原来的大队部,现在翻修一新,做了村委会,这里是我母亲的祖居,母亲就生长在这里,还有他曾经工作过的煤矿。走到村里的戏台前,舅舅驻足许久,自豪地说,“这是1982年我当大队长时,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而建造的。当时村里建戏台的很少,为了这个戏台,我到处考察,造好后还是别具特色的。现在这戏台成了村里的文化中心,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这里都有各种文化活动,村民的精神生活也充实了。”沿着村里的路,他边走边讲,一草一木,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可以感觉到舅舅对村里充满了热爱与情感,这是生他养他的土地,是被他们这代人用汗水浸透了的,承载着他的过去和希望。

这次别过后,再没见过舅舅,只是从表弟那里得到一些舅舅的消息,去年初舅舅妈去世了,对舅舅打击很大,后来舅舅住进了养老院,听说条件还不错。谁想,刚过一年,舅舅也驾鹤西去了。

和舅舅相处几十年,他从没关心过自己,心心念念的不是村民就是儿女老伴,自己生病了,总是不给家人添麻烦。记得舅舅陪自己母亲在太原住院时,宁愿打地铺烧煤油炉做饭也不去找亲戚;儿子考上学校,他悄悄卖掉了祖居,给儿子凑学费,都不去求别人;舅妈脑梗20多年,他都是一人照料,不愿意拖累儿女。舅舅就是这么自律,为了别人,舍了自己。

舅舅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感人故事,就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基层农村干部,也是千千万万普通农村干部的缩影,但就是这样一群人,守护着祖国的广袤大地,默默无闻中无私奉献。正是有了这样的人,农村的基层组织才能逐步壮大,我们的国家才得以繁荣。

舅舅走了,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家乡却蒸蒸日上,他日益牵挂的儿女都已长大成人,舅舅可以安息了。

婆婆就是妈

□ 卫彦琴

妈”。

离预产期只有一个月的时候,婆婆提前办了退休,住到家里照顾我,由于肚子比较大,我连穿脱裤子、弯腰系鞋带都有困难,婆婆看到就一直帮我做这些,就连洗脸、洗澡,她都会帮我做。产前检查发现我是枕后位胎位,有难产风险,医生要求刨宫产,记得我被推进产房前,婆婆看着我眼里都是泪花,我当时笑了笑安慰她说“没事的,一会你孙子就来报道了”她哽咽着看着我,眼里的疼爱和怜惜,又让我脑子里再一次确定了这个概念“婆婆就是妈,我有妈妈了”。

但由于从小失去母亲,在我熟悉的称呼里,从来都没有“妈妈”这个词,每次我想叫一声妈妈的时候,都觉得叫不出口,婆婆虽然也希望我喊她妈妈,但是也理解我叫不出口。记得一次听到她和邻居聊天,邻居抱怨说自己对儿媳如何好,儿媳却不肯喊一声妈。她说“我儿媳从小没妈,没喊过妈妈,也不喊我妈,其实喊不喊不重要,重要的是婆媳关系好,彼此疼惜就好了”。当时我不知不觉就泪满眼眶……

随着孩子的降生,家里增添快乐的同时,也增加了家务负担,为了照顾孩子,婆婆来到我和老公工作的城市,帮我们带孩子,任劳任

怨地照顾我们一家三口。今年我的孩子都要满八周岁了,八年来,与婆婆朝夕相处,互相扶持,彼此疼惜,我过着孩子般无忧无虑的生活。我明白,是婆婆的无私付出,让我从带孩子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精力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有更多时间陪孩子在玩乐中成长,所以孩子成长得非常顺利,聪明懂事,健康快乐。我也在不耽误工作的同时,有更多时间读书,参加文学活动,日子过得不仅有柴米油盐更有诗和远方,成为同事朋友羡慕的“活出自我”的快乐小妇人。

这个母亲节,我最深的感触是“母爱不会因为母亲离开而消失,婆婆也是妈”。我是不幸的,出生就失去了母亲;但我又是何其有幸,碰到这样一个好婆婆,让我有了失而复得的母爱。母亲节,我想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对婆婆说,感谢您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儿子,让我有了疼我爱我的老公,也是您辛苦付出养育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孙女,让我有了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更是您的爱治愈了我的忧郁,让一个因从小失去母爱而变得内向封闭的我,重新浸润在人间充盈的亲情里,懂得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珍惜爱,学会了传递爱,用自己的乐观和善良为周围人送去温暖。

听朋友讲诗人公刘是个大孝子,无论处于顺境或逆境或下放山西时,他总是将老母亲带在身边,嘘寒问暖竭尽孝道,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每晚必用热水为老人家洗脚,天天如此直到老人去世。听过公刘的故事,我很受感动,那么声名显赫的大诗人,在赡养与孝敬老人方面,却那么有儿女情长味,做得比普通人还要好,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平时常对身边的人说,不论我的身份多贵地位多高,在她老人家面前我都是儿子,是儿子就要尽儿子的义务,与我是不是诗人毫无关系。

说到为母亲洗脚,我不禁想到了我自己,我也是母亲的儿子,我为母亲洗过脚吗?回忆起来只有那么偶然的一次。因此,公刘先生不仅在事业上达到的高度令我永远高山仰止,因为这是如我等一般人根本做不到的,就是在人人都能做到的孝敬老人上也足让我肃然起敬望尘莫及自愧不如了。

我的母亲出生在清末年间,自然是裹着“三寸金莲”的了,这也是封建时代留下的一种罪孽的见证啊。小时候,没少听母亲说起她从小就裹脚所受的苦所遭的罪,经常成宿成宿的哭,又不敢违背大人的意志,说得我们都为她流出了眼泪。只是从未看过母亲的脚是什么模样,因为她总是在我们睡着的时候才脱袜洗脚。也是出于好奇,我经常想象母亲的脚是个什么样子,怎么就成了尖尖的形状呢?几次问过母亲,并想看,但母亲说什么也不给我们看,就更谈不上给母亲洗过脚了。

后来外地读书,参加工作,离母亲越来越远,就是想尽孝心,也是没有机会的了。其实机会也是有的,总还探过几次家嘛,只是那时候还没有听说过公刘孝母的故事,更主要的还是自己没有那份孝心,根本就想不到这事。

1981年春节前,接到母亲病重的电报,我赶紧打点行装带着18岁的儿子上路了。到家后,也许因为她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儿子孙子,心情大好所致,病情就日见好转,我们全家都十分高兴,家庭的气氛也欢乐起来了。一天晚上趁着母亲高兴,我提出给母亲洗脚的要求,她很乐意地答应了。当我将母亲的双脚放进热水盆里并给她揉搓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这双劳碌了八十多年的小脚的真面目。

啊,这是一双怎样的脚啊!除了大脚趾是自由舒展的外,其余的四个脚趾头完全都窝向脚心,脚趾骨都已经窝断,紧紧地贴在前脚掌上,这不啻是一种极为残忍的酷刑啊。洗完脚,我给她剪脚趾甲,那脚趾甲都向着肉里长,每剪一下,母亲都强忍着剧痛,我边剪边想,母亲这一生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是这双小脚,几十年来家里家外奔波忙碌,在支撑着一大家子的吃喝穿戴的同时,又将我们四个子女养大成人,个个都小有出息,真是一生操劳劳苦功高啊,由此我感到做母亲特别是做一个小脚母亲的艰难和伟大。

这就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母亲洗脚,这要比起诗人公刘天天晚上为母亲洗脚来,简直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但比起那些一生从未给母亲洗过脚的人来说,那还是幸运的,因为多多少少总算是尽一点反哺之情。我现在倒也是想天天为母亲洗脚,然而这已是不可能的了,母亲早于二十几年前带着她那一双负重一生的小脚,离开了我们。因此,我想将这个�故事告诉给更多的人,尤其是还有母亲健在者,千万不要存有来日方长的侥幸心理,不要放过每一次给母亲洗脚的机会啊。

想起为母亲洗脚

□ 韩长绵

